

凯斯 KISS BAR

酒吧
王心丽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凯斯 KISS BAR

王心丽
著

酒吧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凯斯酒吧/王心丽著.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729-459-7

I. 凯…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84818 号

书 名 凯斯酒吧

作 者 王心丽

策划编辑 张延安

责任编辑 孔祥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

开 本 147 × 210mm 32开

印 张 9.25

字 数 169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459-7

定 价 21.00元

(凡印装错误, 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第一章

正在营业

天气预报东海南部有台风向西北方向移动。门外廊檐下那只风铃叮叮咚咚，有风的日子它发出悦耳的声音。特别是在散淡的午后，它的声音是回忆的催化剂，让人回想到很远以前的生活情境，如童年、少年。其实这种回想和早已过去的时光是不搭界的，仅仅是心情而已。它在廊檐下挂了十年，原本锃亮的金属，经过十年风吹、雨打、日晒，氧化成了无光泽的黑色，可悦耳的音乐依旧，即兴明亮的 C 大调组合。

初秋午后的阳光照耀在厚厚的毛玻璃上，酱色的楼梯扶手上有一溜白亮的天光。遮光窗帘挡住另一半窗户，楼梯的拐角处半明半暗。

“正在营业”的牌子挂在玻璃门上，红底白字的牌子在门把手上左右晃动了几下，定住。这里的生活从午后三点钟开始，十年来总是如此。

透过灰色玻璃朝外面看，外面的街道有车辆来往，不嘈杂；有行人来往，不匆忙。两个月前市政把这里和周围的地皮都卖给了开发商。城市随时都在发生即兴变化，这些变化不是以普通市民的意志为转移。通知你拆迁，你才知道拆迁，在规定时间内你非搬迁不可。

风铃叮咚，外面的风是燥热的。这风铃的声音大约在这里响了十年。此刻金属的叮咚声格外意味深长，这里的音乐到了最后的尾声。

命运中的变数定数都是不可抗拒的，这种不可抗拒他不止一次地经历和印证过。事到临头只能顺变而变，顺定而定。你不愿意，事情的结果不在乎你的态度。大学里学的国际政治专业，现在的职业是酒吧老板，这其中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人最起码的关系只有天知道。二十年前没有想到生活前景是今天这样，没有想到会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结婚生子，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十三四年。幼红怎么离开的，杨月琴怎么来到的，都不是自己的本意。十年前回到这个城市，开这样一个酒吧也不是自己的本意。所有的忙碌，所有的单调，最后都变成疗伤的药。可那个伤，伤在心底很

深的地方，没有药能疗好。

楼梯拐角处一面是玻璃窗，一面是圣像。这张圣像要留在这里和这幢房子一道毁灭，让耶稣再次受难。

一个模糊的人影坐在昏暗的角落。最后一抹浮光正在渐渐变暗、消失。自从外面墙上被人用漆刷上了两个黑色的“拆”字以后，这日子是毛玻璃上面的树影，静止，晃动，静止，小晃动，大晃动，最终模糊、消失。

有的人生命会遇到一些重大的转折点，这些突如其来的转折把生活搞得面目全非，似乎不是一个延续。没有启，没有承，没有合，只有转，说人算不如天算或许就是这个意思。

老式挂钟当地敲了一下。钟上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半。明天这个钟要从墙上拿下来打包运走。酒吧三点钟营业，往常第一批客人总是在四点钟左右到。当第一批客人坐定，哪怕只有三两个人，他便在店堂里的一架旧施特劳斯钢琴上为他们弹奏一曲爵士乐。钢琴是祖父时代的旧货。弹奏技巧是童年时代记忆，爵士乐是大学时代狂热，也是旧货。这里没有鼓，没有吉他，没有萨克斯，只有这架钢琴。“缺失”是自己命运的阴影。这个阴影在他成年之后一直尾随着。每天营业时在钢琴上弹奏，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行为，起初并没有想到特色，仅仅是感觉，需要一个仪式，像天安门广

场每天的升旗仪式一样，在这架旧钢琴上弹奏是凯斯酒吧一天的开始，也是他这个酒吧老板一天生活的开始。常有搞键盘的青年到这里来喝点什么，他们冲着他的弹奏而来。他的爵士钢琴在这个城市里是小有名气的，常有人通过各类熟人要拜他为师。而自己无意带学生。心情好的时候，会为他们多弹奏两首乐曲。不因为他们是音乐人，而是因为想留住酒吧的生意。曾有一个电视剧组想租用酒吧拍摄点什么，他婉言拒绝。生活习惯被搅乱了不说，还会生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本来没有什么事，搞得好像有很多事。曾经有乐队来过，热闹了三个晚上，被人举报。田大卫的朋友和派出所的人是朋友，后来在五星级酒店请了一桌，夜里请那些人到夜总会去娱乐到凌晨三点，才把这事摆平。来联系的乐队不少，一律拒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乐队的酒吧照样有顾客。只要有女人，就有男人，只要有男人，就会有女人，买方、卖方，是供求关系。有男人有女人，酒吧就有生意。酒吧这么点大的地方，连包间都没有。

这里有黑白琴键，有日夜交替中轮回的日子，还有一只古老的啤酒桶模型。其实这些都是形式。除了音符，自己的心已经无处寄托。当然早已不在乎这样的寄托！钢琴是上个世纪的旧货。日夜交替中的日子是一个无奈。那只酒桶模型

是请一个下岗的细木工做的，为了迎合顾客心理。几年前堂兄从台湾来，送给他两盘“当铺爵士”的CD。那时候大陆还没有这种CD的盗版，大多数发烧友都不知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夜深时刻轮换播放这两盘CD，就像一个没有激情的男人轮流应酬老婆和情人，真亦假。播放出来的人声，餐具酒杯的碰撞声充满荒诞的嘲讽。

听音乐的人不在意嘲讽，嘲讽就不存在。这两盘CD给酒吧带来了不少回头客。

酒吧不是高等人呆的地方。上个世纪中期以后这个国家就没有高等人，也不存在贵族。农民革命六十年之后才会出现新朝代贵族。

这个酒吧是这个城市亦真亦假奢华生活的标签。真正奢华的人不会到这里来，真正另类的人也是不会来这里，那些另类的人，有的连衣食住行都困难。酒柜上摆放的那几瓶有年代的葡萄酒全是假货，这年头真货还是假货人们并不在意，人们在意的是有没有一种时尚的摆放。

有一年夏夜，这里来了三个吉他手，其中有一个意大利人，那夜他在这里很即兴地演奏了几首曲子，陪同的两个年轻人也各弹奏了两首自创的乐曲。

人年轻的时候有许多激情，有许多关于激情的想

法，这些想法是不是能实现，要看自身的运气和时代的运气。那三个人是过路客，路过这个城市，从这条路上经过，看到一个酒吧就进来了，就演奏了，喝了几杯啤酒就离开了。送他们到门口，看着他们背影消失在夜色里，眼睛猛然湿润，一种强烈的、至今都无法解释的伤感像网一样地网住了这么一个注定呆在酒吧里的中国男人。眼前是反复在梦里出现的情境：别人离去，而自己留下。

田大卫第二天早上过来说，有关部门已经在关注这里了，问那三个人是什么人？

什么人？过路的。

田大卫一脸将信将疑的样子。酒吧的经营项目里没有“乐队”这个项目，也没有“文化”这个项目。

他总是这么说，有关部门一直在关注这里的动作。从酒吧开张他就说这话。这里有什么动作？几乎没有他的熟人到这里来消费。中学里的同学只有他田大卫一个。大学里的同学几乎没有联系。至于别的经营，在南方可以公开交易的那类生意，这里是绝对不做。所有的赢利都是经营范围内的合法赢利。

确实有人关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有关部门都会知道。

这个酒吧经营范围：酒水、咖啡、茶、中西简餐、西点。没有任何违法经营。至于顾客的私下交易，与酒吧无关。酒吧本来就是公共场所。

淡忘是困难的。想淡忘也是困难的。

那夜的情境好像又回到西南边境上的那个四季如春的城市，要是呆在那里不回来，生活或许比现在好。那里有太多的外国人，太多的风情女人，太多的花香和闲适。酒吧多，茶楼多，温泉多。那里的生活从晚上九点开始到早晨五点结束。凯斯酒吧的原始资金就是从那里带回来的。午后穿着拖鞋睡意蒙眬地在街上走，好像还在梦里，街要短就短，要长就长。阳光懒洋洋的，树影懒洋洋的，花香懒洋洋的，女人身上的衣服随时都准备脱掉。为什么要回来呢？没有人硬叫你回来，你为什么要回来呢？那里每天都有人来，都有人走，而一些人住了下来。住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走，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离开那里的时候，并不知道，就这么轻易地离开了阳光和清洁的空气。

有些悲哀是深切的，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这里谁也不是你的听众。

不能像那位老人一样坦白地对人讲述自己的经历，

也不能像那个女作家一样，沉湎在意淫中，没完没了地杜撰情欲故事。

她说她在夹缝中，真正在夹缝中活着的人连声音都没有，他们是一只只——沿着板壁缝隙爬动的臭虫。过去没有见过这种咬人的虫子，在电影院里被这种虫子咬过。后来到北京，听说北方来的同学身上长有阴虱。到了西南边陲的那个小城，才见到这种不会飞的，生活在缝隙里，咬人、传播传染病的臭虫。

女服务生冉娃站在吧台旁边，灯光从上面照下来，她在灯光中。这个女孩很像一个人。世上居然有这样的事。白色的衬衫衬托着她瘦削白皙的脸和那双明亮的轮廓很深的眼睛。她左脸颊上有一颗极细小的痣，不在意看不出来，像瓷器上的一个疵点。这些年来，酒吧里来来去去职校毕业的女生不下三十个，只有这个女孩让他精神恍惚。有时猛一回头，心一惊以为是幼红站在那里，定神一看却不是。女孩的身材比幼红小一号。女孩是南京人，祖籍广西，没有北方亲戚。幼红是北方人，有四分之一的满族血统。幼红有个哥哥，幼红失踪的时候幼红的哥哥还没有结婚。从自己第一次性关系算起才十八年，第一次不是和幼红。眼前这个女孩已十九岁，她们很像。幼红脸上也有这么一颗细小的痣在右脸

颊上。这女孩刚来的时候，他同她谈过话。此后他默默地观察她，发现她的喜好和厌恶，发现她的性格，甚至发现她因为生理周期的变化引起微微的情绪变化和脸色变化。今天这女孩把平时束在脑后的马尾辫编成两根辫子垂在肩头，看上去像个女中学生。女人身体上的清纯与看上去样子的清纯是两码事，外表和实质是两个概念。世上多数事情都是这样的。就说这酒吧，上这里来的人都认为这里是正宗的。其实正宗只是顾客心理上的一个“以为”。满足顾客的心理需求，满足顾客的虚荣心，也是行业精神的体现。这里很少有人喝醉，在这里喝酒的人极少能尽兴，因为酒水贵得离谱。这个城市的市民消费能力还没有达到进酒吧买酩酊大醉。田大卫对酒吧的经营方式大为不满，他要把酒水的价格降下来，把人灌倒、灌醉。多销利不薄，才有竞争力。为什么要去竞争？为什么要把这里搞出社会的汗臭、脚丫臭？为什么要把这里搞成大众化的市民酒楼？只要他丁建明在这里当老板，这里的顾客肯定是小众化的人。这里——这里过了今天晚上就要永远打烊。

今年上等级的洋酒才开过两瓶，开瓶人知道是假，喝酒的人以为是真。形状各异的酒瓶排放在酒柜上看上去高贵奢华。这些酒瓶是酒吧的装饰品。九十年代初，这个城市星级

酒店餐饮部连干红、干白葡萄酒都不接受。现在到酒吧来消费的年轻人大多要价格便宜的冰啤酒、冰咖啡。一些突然拿到大钱的艺术青年要甜酒、鸡尾酒，搞一次心理满足，烧包一回。钱花光了，一天一碗快餐面的日子也是要过的。这些年轻人多半陪外国人一起来。外国人是这里的一个标志广告，经常有外国人来，这里的品位就和别的酒吧不同。田大力把一些公务员带来，他们喝酒的时候总是大声说话。这些人来一次，下次不会再来，这里对他们不合适，他们受不了这里的气氛。他们是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这里是私有制的边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祖父在上海和一个荷兰籍的意大利人开过一家西餐馆，一九五〇年荷兰人离开中国，西餐厅也就关了。祖父说，解放了，朝代变了，共产党兴吃忆苦饭，不兴吃西餐。祖父过世多年，祖荫还在，开酒吧，没多花心思就赚了钱。这点连他自己都觉得吃惊和费解。祖父是开西餐馆的，父辈都是从教会学校毕业的读书人。下面一辈，自己的兄弟和堂兄妹、表兄妹的职业大都属于社会中层以上，当然这个中层是按照中国特色划分的。做老板的只有他一个，开个酒吧，钱赚得不比他们多多少，社会地位是属于底层的，社会位置属于边缘的。

开西餐馆、开酒吧是他祖父谋生的行当，算是祖传。文

化大革命后期一些宾馆酒店恢复西餐部，请祖父做顾问，假期里跟到宾馆酒店去，看个几次也就懂了。那时他喜欢一切西方的文化。凯斯酒吧从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往高处走。光复祖业开西餐馆不是祖父的愿望。祖父最大愿望希望儿孙都成读书人，做外交官。两个伯父上教会大学，学英文、德文。他们没有成为外交官，可他们在洋行里做事，也算同洋人打交道了。解放前夕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香港。六十年过去，“解放”变成了一个玩味的词。父亲是祖父最小的儿子，解放那年才高中毕业。虽也上了教会大学，因为祖父的历史问题，一辈子不得志，只能做个教英文的中学教师。自己的生意远没有做到祖父的份上。祖父一辈子信教，见了外国人和说洋文、在洋行里做事的人眼睛就发亮，他的孙子以为这是他的生意经。他的儿子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他的孙子以为教会学校毕业是个身份凭证，在社会混得更像模像样，就是改变朝代了，还能当中学教师教中学生英文。祖父是有所信仰，有所顾忌，有所畏惧的宗教徒。一个万能的上帝注视他走过一生。穷困的童年，发迹的中年，落寞的晚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没有放弃信仰。连生活习惯都坚持从前的。没有面包，把馒头切成片，夹两片苹果，抹上炼乳，放进烤箱烘烤一会儿也成。祖父总是喝咖啡，最差也要喝红茶，没有柠檬片，就用鲜橙片、苹果片替代。祖父做

这些事情的时候连每个细微的动作都很有姿态。到八十岁都直腰直背，总是穿白衬衫，穿有吊带的西裤。父亲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家庭背景的阴影断了他的前途，即使有大志向也被连根拔掉了。做一个中学教师勤勤恳恳、守本分，在那年代的工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够维持日常的基本开销。父亲惧内，一辈子看母亲的脸色生活。每天教育学生要树立人生理想，自己的人生却灰暗平淡，做人做事谨小慎微。搞出了两个儿子证明他是男人，除此而外，再也看得出来他男性的气质。在学校校长面前，在同事面前，在老婆面前，讲话总是留半句。起初两个儿子都胜过了父亲，后来其中一个儿子走上了岔道，做了酒吧老板，做了一个小小酒吧的老板，比父亲有钱。可社会地位不如当中学教师的父亲，政治地位就更不用说。这个岔道比去偷、去抢、去贪污、去盗窃、去强奸，还要岔道。

午后来的人喝咖啡，傍晚来的人大多吃晚餐，晚上九点钟以后来的人主要消费酒水。来人的需求就是这个城市人对“酒吧”的接受程度。从下午三点到天黑是一段漫长无聊的时光。老婆总是希望这酒吧像别的酒吧一样早上十点钟开门，把中餐的生意也带下来，他不同意，怎么说也不同意。十年前在南方，当地的巫师替他算过命，说：过了二十九岁

那年的劫难之后，日子大多平静。在出生地有一个庇护神，最好不要离开这个庇护神。他不信巫师的话，在南方的日子过得麻木、单调，似醒非醒，像梦。两年后还是带着现在的女人回到这个城市。一次不经意的失误，女人怀了，便有了现在这个儿子。希望女人把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可总是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把这意思恰当地表达出来，女人的肚子就大到非生不可的程度。生就生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都要生孩子的。想要把男人紧紧箍住的女人，肯定会想方设法弄出个孩子来，这是女人的阴谋。可人堕落到不在乎阴谋的地步，阴谋也就不存在了。

一辆摩托在门口熄了火，一个摩托女郎推门进来。她手里拎着一只银色的头盔，身上穿了一件眼下流行时尚的无领无袖的紧身背心和紧绷臀部的短小筒裙。这女人是他的妻。她走到他的面前同他说话。

那边店面快要装修好了，大卫刚去看过，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开业。

女人的声音很脆很响。他不止一次对她说，说话声音要小一点。女人总是笑笑，压低声音，没说几句又大声说话。

女人穿着黑色的短裙，裙紧紧地裹在她的屁股上。不止一次对她说，骑摩托不要穿短裙。女人不理睬，照样穿。一

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喜欢把自己弄得像十八九岁的摩托女郎。她穿戴成这样，他越来越怕在公共场合和她在一起，怕陌生人看出来，她是他的妻，甚至怕同她说话。从前没有钱的时候，她年轻，有一份年轻的活泼可爱。后来有钱了，就成现在这样了。对她说，买一辆车。她说，已经有一辆车了，开车方便，停车不方便。摩托在自行车停车点都可以停放，轿车一定要有停车场和车位。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能找出借口的生活太多。她就是喜欢骑摩托，喜欢把头发散开来骑摩托。头脑简单的女人只有两样喜好：钱和性交。他同这个女人尝试过所有的体位。有一个时期他沉湎欲望。那时候，他同她都像野兽一样。那时候，她的性格非常柔顺。

田大卫是他中学时期的同学，他的生意合伙人。田大卫在新商城的地下一层弄了一个店面，一个永不见阳光的地方。他去看那个地方。看第一眼的感觉是更加下层了。看第二眼的感觉还是更加下层。田大卫说，那里是新建地铁的出口处，地铁通车以后人流量会很大。他们没有在意他的态度，就把那片门面买了下来。认为那里以后就是转手出租也容易。拆迁是突然事件，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找到合适的地点是很难的。看上去市口好的地方，不一定是好地方，要是好地方，人家也不会出让。问题还不在这里，做什么事情要